



# 夜行荒榛无月时

王纪人

求学时代常有一些与读书无关的经历,有的如浮云,有的却如刻痕一般留在记忆里。

我是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研的,短短的3年中却有多次下乡的经历。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远赴湖北江陵县,中文系的青年教师、研究生和高级学生几乎全体出动。

因为父亡奔丧,我没有跟随大部行动,而是先回上海住几天。知道将有公务在身,不敢久留,便匆匆告别母亲大人和发妻,登上了去武汉的轮船。经三天两夜逆水而上抵达武汉后,便找到留守的接待处。第二天按给出的地址,先坐长途汽车行驶约5小时抵达江陵县。腕上的手表显示一点钟,时间尚早,便在县城的小饭店吃了碗热干面。估计到了农村理发不便,又去一家理发店打理了一下凌乱的头发。

很多年后看到一位老革命当年在湖北闹革命时的肖像照,那发型是用镰刀一刀刀割削出来的,非常另类。过去以为土,用今天的标准看,竟似很前卫流行的莫西干发型。可惜我去的那家店不用镰刀剃头,与上海理发店一样,是用手动推子推的。没有电吹风机,却有如同出土文物般的古法炭烧吹风机,即内藏一个小小的炭炉,利用冷热交换的原理吹出热风来。觉得非常别致,我便要求吹了个三七开的发型。眼看3点将至,顾不上再去拜会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名胜,便踏上了去某公社的乡间道路。因为我所在工作组的成员先在那里集中,然后再分配到该公社的各个生产大队去。

从县城步行到我要去的公社集合点,理发师说大约需要3个多小时。路既非羊肠小道,也不是通衢大道那种,是有点曲里拐弯的土路。在某个拐弯处,很可能出现一条岔道,通向别的什么地方了。那天我显然走错了路,因为直到晚上七八点钟还前途一片渺茫。多少年后我在网上看了地图,才知道江陵县地盘不算小,总面积约1032平方公里。虽说地处一马平川的江汉平原,可初来乍到的独行客还是有可能迷路的。本以为我在天黑前会到达目的地,没想到在遇到几座高出地面的土堆后再也转不出来了,一看原来走进了一个坟场,如果在白天,本可以绕道走的。我从小受的是唯物主义教育,也不语怪力乱神,所以不信什么“鬼打墙”之类,那其实量不过是一种有点象征寓意的障碍物罢了。何况那时我才24岁,真力弥满,阳气旺盛,又有什么可怕的呢?

那位只说过一句话、做过一个手势的农夫,不能说是维吉尔,我更非但丁。但在走出坟堆后,我终于找准了方向,只见灯光在前方闪烁。在同窗们还未睡下之际,我抵达了他们的帮我从北京带来的铺盖边上。第二天我将成为分配到祁洲大队的一名工作队队员,在那里,我将与这个村庄最贫困的农民扎根串联,在同一个屋檐下同吃同住几个月,并且同睡在仅有的一张床上。当然那已是后话了,但在烈日下使唤水牛犁水田的身影,常会在我的内视觉中浮现。他并不因为被推举为贫下中农协会代表而改变勤劳的本色,也从来不捕风捉影地检举揭发。可惜他因为贫穷,老婆早已跟人跑了。

近日我又查了江陵县的查询简图,找到我在年轻时蹉跎岁月的祁洲村,它隶属马家寨乡,而从江陵县城到马家寨乡仅15公里,步行约3小时35分。当年我却走了6个多小时没有停歇,多走了十几公里的岔路。如果是在人生道路上,这种岔路就不可以道里计了。

唐代状元诗人施肩吾也有过夜行的经历。他的《冲夜行》诗云:“夜行无月时,古路多荒榛。山鬼遥把火,自照不照人。”现摄其诗意为题,追忆我青年时代的一次夜行。

其实是滥竽充数,尤其听力、对话能力极差。上课一到这两个环节,每每绝望,被叫起立回答问题,语无伦次,答非所问是常态。考入大学时,英语只是参考分,一入大学门,在小教室里整整读两年英语,比任何专业课时数长,结果毕业时全部沦陷,成为“最先忘却的词汇”。读现代汉语,以为一切轻而易举,汉语拼音加主谓宾,读准前鼻音后鼻音翻舌音。考试时还蛮有仪式感,摸黑箱抽出一张纸,要求准确朗读一首七言诗,大喜,结果“中埋伏”,读错一个多音字,错得绝对低级,想钻地底。那漂亮的现代汉语女教师,宽容地笑,手下留情,给一个勉强及格分数。汗颜,逃之夭夭。

即使今天,我眼前也会出现上文课的陈维雄老师,偏矮的个,红扑扑一张脸。慢吞吞走路,手拎一个小黑包,里面放我们的作文本。儒雅的气质,时而谦逊地侧耳倾听。那年代,文学弥漫着痛苦与反思,表达着撕裂的悲情,涌动着快意的鞭挞。我们也受此裹挟,东施效颦,放胆抒情笔墨春秋。总觉得,陈老师在我们习文时,冷静的,有思辨;专业度高,繁征博引,点到为止。作文打分,一个优,分了几等,一个良,也附了加减号,可见他的用心。一次,我写一文,他似欣赏,当众读出长长一段,分析赞许,但作文本发下,除他当众读出那一段红笔划出,整篇文章打分,左上角一个戳眼触心的“良+”,评语仅简短两句:“结尾太用力,不自然。”醍醐灌顶。

40年后,回母校,桂林路100号。校园已老,校园亦新,旧楼边上新楼盖,八学校训随处可见:“厚德,博学,求是,笃行”。曾经两层的中文系办公楼,被近20层高耸的文苑楼替代。过去的东部小礼堂,改成上师大音乐学院音乐厅。而这上世纪50年代初所建的砖木结构厅楼,已被定位标注为“历史建筑”。而我的记忆,最远只能到达40年前,小礼堂里听一场当年“红得发紫”的三人男女重唱组演唱会——汪苏苏、宋怀强、王渤,和我们一样的上师大学生,引领我们,唱童谣的旋律,校园的歌。演唱会散场,从东部走回西部宿舍,一路昏暗,却周身燃烧激情,心有明灯灼灼。

毕业在1983年。我们一个班40个男女同学,排队排站,照了一张人人笔挺的“全家福”,黑白的,然后鸟散。清晰记得,离校时,我骑一辆旧自行车,26吋高,一个偏腿,用力脚蹬,箭一般离去,没有回头。

今日,让我们情动的旋律早已远逝,一个个我们曾经敬慕的师长,如程应镗,如陈维雄,一一远行。梯形大教室,三楼小教室,导师们匆匆或缓缓的身影,琅琅读书声,现在只能留在一个个空镜头里,留在丝丝想念的空间里。

——往事历历如昨。

孙子不到3周岁,却对大人的言语、表情有悉心的领悟和揣摩。一旦表扬他,夸他真棒时,他完全是一副怡然自得的神情。有时做对了一件事,他会跑到你面前,眼睛亮晶晶地看着你,一副求表扬的样子,让人乐不可支。喜欢被夸奖,打小如此,这就是人的天性吧。

现在网络上有一个“夸夸群”挺红火,这样宣称:“现在无论各行各业,大家都处于焦虑、烦恼、郁闷的边缘,在工作和生活中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,因此……希望大家在群里都能互相赞美,加油鼓劲!”他们的口号是:“人生艰难,多来夸夸。”这个“夸夸”的特点是,无论什么样的问题,网友都能给予眼花缭乱的赞美。譬如,“一觉睡到早上12点,求夸”——“宝宝太棒了,这种睡眠质量简直羡慕哭唐玄宗,比得李太白。”“睡觉长身体!而且节省了早饭的钱。”“良好的睡眠是好身体的保障,你一定身体倍棒,吃嘛嘛香。”再如,“3月底要交初稿,全班估计就差我一个人论文没怎么写,感觉无法毕业了,求夸(安慰)”——“头太铁了,全班最铁的头。”“3月底交稿到现在都没写,可以看出你真的是很胸有成竹有勇有谋。”“压轴出场的论文,一定可以让导师和同学大吃一惊。”总之,无论是好是坏,甚至生病了,都能给你夸出花儿来。网友称这种夸夸为“彩虹屁”,意思是连放屁都能出口成章、而不改色地夸成是彩虹。

应该说,“夸夸群”的存在和火爆,证明它满足了大量人群的心理需求和情感需求,有的甚至是宁可付费也要“求夸”。这些赞美,变着法儿让“求夸”者开心,语言诙谐幽默,智力因素十足,网络色彩浓郁,即使夸张离谱,也毫无违和感,像一把熨斗熨一熨人们心里的皱褶,大家完全可以毫无心肝地哈哈大笑,释放了压力,缓解了郁闷。明知这些夸赞都是纯粹逗人开心的,当不得真,但依然很受用,谁不喜欢让人夸呢?

今人如此,古人亦如此。《古今笑》里有一篇《说语》:“德玄篡位,床能急陷,殿仲文曰:‘圣德深厚,帝不能急。’”德玄是东晋大臣,逼迫皇帝逊位,自己称帝。殿仲文是桓玄的姐夫,助纣为虐。桓玄篡位后,他的床急速塌陷,这本是不祥之兆,殿仲文却逢“夸夸”了;哎呀,这是圣上功德太深厚了,地都不能承载得起啊。这不是不典型的古代“彩虹屁”?又一则:“北齐武成生麒麟,诸医以实对,帝怒。徐之才曰:‘此是智牙,主聪明长寿。’帝大悦。”其实,只不过换了个说法而已,徐之才深谙帝王心理,用了“夸夸”之法,博得皇帝欢心。如今“智齿”的说法不知是否源自徐之才的“智牙”。古代对这种“夸夸”称之为“谀语”,即阿谀奉承之意。当然,这种“谀语”多是以下对上,是溜须拍马的行为。

《唐语林》也讲了一个故事。唐太宗有一天走到一棵树下休息,称赞这棵树不错,随从的大臣宇文士及也跟着大加赞美,不容别人插嘴。唐太宗很不高兴,说:“魏公魏徵一直劝我远离谄媚阿谀的小人,我弄不明白是急,但怀疑是你,果然!宇文士及及谁忙叩头说道,在朝廷上大臣们和圣上直面相争,您都无法举手制止,今我有幸跟您左右,若不稍微顺从,您虽然贵为天子,还有什么乐趣呢?唐太宗一听,很有道理,这才高兴起来。唐太宗是历代帝王中最能纳谏的人,称许魏徵为镜子,讨厌只会谄媚的小人,可是面对宇文士及的一番“夸夸”,他还是很开心地“笑纳”了。

今天的“夸夸”是网上陌生人之间的戏谑逗乐,自然与阿谀逢迎、溜须拍马不能画等号,但喜欢听赞美顺耳之语的心理是一样的,也有需要我们警醒的地方。毫无疑问,这个“夸夸”完全是一个浅层次的游戏,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,就像“鸡汤文”是有营养的,但沉溺于此,反而有一种麻醉麻痹的负面作用。这个“夸”(誇)字,里边有“大”和“亏”,词意的第一项是“说大话,自吹;夸口。夸张。夸耀。夸嘴。浮夸。夸夸其谈”。你看,都不是什么好意思。如果对一个人或一种行为毫无原则地“夸夸”,可一时解颐,破颜一笑,终究还是没有意义的。在人生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,一百声赞美不如一声当头棒喝,该批评的时候却依然采取赞美的方式,只能将人引入歧途。

从小孩子到成年人乃至帝王,喜欢听夸,人之常情,谁都不能免俗。但面对“夸夸”,切不可全然当真,有时候成全你人生的,可能恰恰是批评过你的那个人,所谓良药苦口是也。甜言蜜语有时就是迷魂汤,听上瘾了会成为一味麻醉心灵的鸦片,这才是最值得我们忧虑的。



古老非遗的新活法 (油画) 杨晓君  
选自《时代风采——上海现实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集》

# 我的大学

郑宪

一想,惊心:入上海师大至今,满40年。入校日子,1979年秋。那个秋日,有点燥,夏的余热。入住八人一间宿舍,脚步杂沓,有人喧嚷,新生都在木头床架的上下铺挂蚊帐,身上头上都滴汗。

口渴,用家里带来的竹壳热水瓶去打水,地点是食堂前一排热水龙头,离宿舍几百步远。和新相识的同学结伴去,说说走走,互相询问求学路,新鲜感存焉。

校徽发下来,白底红字:“上海师范学院”六字。当年上师大不称大学,叫学院。校徽上的字写得好看,校徽则小,戴胸前,“学院”两字又比“大学”感觉差。戴不戴校徽?是个问题,现在想来,是我好面子。

我在工厂上大学,之前几年日夜挥铁锤干脏活,现在端本书坐课堂,走美丽校园,一时不习惯,但心窃喜。

两大主教室在西部,占据校区中心点位,相伴学校中轴大道。靠近学校西大门的为东一梯形教室(二层为东二教室),往西为西一梯形教室。教室外墙石砖红如血色,屋顶三角斜坡上有绿色藤蔓缠绕,教室大门两边,芭蕉冬青翠柏环侍。两大教室朝北,几处小道蜿蜒,绿树亭亭如盖,远处红楼掩映。

大课多在东一梯形教室上。中文系4个班级160多人,如满座济一堂,但总有人不来,缺此课逃彼课,后座的人从高处俯瞰,像谢顶的头稀稀拉拉。却有一个老师整学期的课,大热,座位挤满,甚至有人没座,引颈站立最后几排走道。授课老师程应镗,讲中国通史。音若洪钟,抑扬顿挫。历史故人故事导入,娓娓道来,借古喻今,影射绝妙,令人畅快拍案。讲到妙处,讲者听者一派欢洽,笑语窗外。学中文的人听史,听得比学诗词歌赋还入滋味,程教授功高。很久后,有人告知,那年是史学大家程教授“关门大课”,你在,你听,是你学业路上幸事。回想程教授当年形象,逾六旬,高大而和蔼,锐目高额,肘夹几纸讲义,布衣布鞋布鞋,一身素朴,却是大课堂上的神人——所有学生恭敬之。

被膜拜的程教授,期末笑请学子入瓮笔考,并言:“只要读懂我讲义大纲,过一遍及格,通读两遍80分,熟读三遍可拿优。”都想摘取良果,却一场考试,风箱刀割横扫,“哀鸿”声声,倒在大片“段干木”“离堆”之类人名地名解释上,包括本班两任班长,均

忝此列,要补考——真正惨烈的“学然后知不足”。

东一教室至西部校门间,中轴大道北侧,当年竖一长溜十几二十块玻璃橱窗,我们称“创作墙”。橱窗内,中文系学生创作的文学作品,前赴后继,一期期贴满,均手写文稿纸,抄写字体风格迥异,各呈生态。学校专门开辟此发表园地,放飞思想佳作,交流互学。我鼓起勇气刊上过一次,自写的文,以为撼人心,还请写一手妙字的女生誊写,刊文时,不敢走近这橱窗,即便远观,见他人自己手抄作品徘徊,慢读细看,也心跳不已。结果自是一厢情愿,一点波澜也不起。

学校格局是东西两部一分为二。西部因两大梯形教室,一个标准足球田径场,呈压倒性态势,而东部校区为中文系、历史系、艺术系大本营,各有别样风光。从西部入东部,有条清水相隔,要过一座宽石桥。之后,水的丝柔灵动在东部校区弥漫。东部中心区域有一湖,学思湖。学思湖静水一弯呈半弧,上有两座单孔桥,学思桥及成蹊桥。学思桥厚重方正,成蹊桥圆拱曲跨,湖心有假山石,有亭翼然,樟、柳、松相伴。两座桥下,绿枝翠叶环护,田田荷叶映衬,桥石含岁月包浆,暗绿青苔滋长。学文史的学生上桥下桥,自然联想:学而不思则罔,思而不学则殆;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。也有玩性重者,见湖水下潜伏游动物,起了恹意。一周姓同学,善农事,引领诸生,夜晚到此湖边,抓捕秋黄鳝,握一根细长铁丝,穿挂一条鲜活蚯蚓,垂钓于湖边水下洞口。鳝被诱饵牵引,出洞紧咬铁丝,遂起吊,约小半米长,两厘米粗的肥黄鳝一条到手。回宿舍,切腹剖杀,煤油炉旺火伺候,肉与汤,皆鲜美无比。品后有同学马长征诗云:“秋虫秋黄秋渔事,亦学无思亦乐时。”

学思湖以东,是四层文史楼。墙白色,红色高木窗。三楼有一小教室,是我们小班课堂。楼上南窗望楼下,见一小半的学思湖,湖远处,绿树浓荫,辉映艺术系二层琴房小红楼,琴声不时随风飘忽而来。再远处是绿色农地,农人弯腰起身举镰挥锄,为我们的劳心在做劳力的陪衬。

乐哉劳心,苦也在劳心。我的母校,让我走出校门时涌动读书人的自豪,居间学思,却常深感挫败。就在这上小课的教室,我们上英语课,上现代汉语课,上作文课等等。比如英语课,当年学生年龄不等,水平参差不齐,一届中文系学生百多人,切分成5个程度不一的班级。我在2班,属中等以上水平,

路遥看起来痛苦不堪,脸色也很难看。徐志昕站在他的床头跟前,开始给他头上按摩。他一边按摩,一边对我说,老兄确实烧得厉害,我手上感觉到像着火了一样,滚烫滚烫的。

我说,有什么办法能尽快让他退烧?徐志昕说,急不得,让我给他按摩一会儿看看怎样。

此时,我觉得徐志昕就像一位医生,按摩得非常专业。经他这一按摩,路遥说他头疼得再不像刚才那么厉害,就是发烧的问题仍没有解决。

徐志昕说,老兄不能着急,什么都有一个过程,不可能一下就好得那么利索,那我就不成神医了。他这样一半认真一半玩笑地说着,让我去卫生间拿一块洗脸的毛巾,在水盆上淋湿,然后把毛巾放在路遥额头上,用这种传统降温方式给他退烧。

过了好一阵,路遥的体温还是降不下来,甚至比刚才烧得更厉害。我有些着急,又没什么好办法,想了一阵,看他口干舌燥,觉得是不是给他买一个西瓜,吃了说不定能好一些。因此我对他说,你别关房间里的灯,我去买个西瓜,看吃了西瓜能不能把你的体温降下来。

路遥勉强笑了笑说,那好,我正口渴得厉害。

我说,那我去,一会儿就回来。我用最快的速度跑到建国路和大差市之间的一个拐巷口,把卖西瓜的叫起来,买了一颗西瓜回到路遥的房间,把西瓜切成两半,拿起半个放到他床跟前,让他拿勺子挖着吃,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的病情。然而,他侧身躺着看着我,你把切开的另一半西瓜也拿过来,咱俩一人一半。

我说,你不要管我,快吃了西瓜看能不能缓解一点。

“你不吃那一半,我也不吃。路遥这样说着,赌气地又躺在了床上。

你看他这个人,现在成了这样,还在我跟前耍小孩子脾气。当然,我能理解他的心情,他觉得自己忙忙忙后帮他装修房子,可他又争气地病成这样,心里有些过意不去,就想让我也吃半个西瓜。我看到他这样,觉得不吃那一半西瓜,他是不不会吃另一半的,所以我把一半西瓜放在他面前,自己拿起了另一半西瓜。

路遥看了看我,这才转过身,吃了那另一半西瓜。

已经是夜里12点了,他感到难受得不是很厉害,就让我回去休息。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,顺便又摸了一下他的头,他的头烧得比刚才还厉害,就像着了火一样,甚至感觉到有些烫手,哎呀,这恐怕不行。我对他说,你自己摸一下你的头,看烧成什么了。

路遥伸手摸了一下,也感觉到烧得厉害,因此他着急地对我说,你赶紧去李国平家里要点退烧药。

这时候让我敲李国平的门,实在有些为难,可我不去也不行。于是我急忙从楼里下去,准备到李国平家要药时,看见李国平和徐志昕都还在院子里,好像正说他发烧的

# 路遥的时间

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

把自行车推到了楼洞口,我们把路遥扶坐在自行车后座上,李国平推着自行车,我和徐志昕一边一个扶着路遥,穿过建国路,去了西安商业职工医院。

幸好,西安商业职工医院距作协很近。然而,当我们急急忙忙赶到西安商业职工医院时,医院早已黑灯瞎火,门诊也早关了门,只好把他扶进急诊室。急诊室的值班医生知道,这么晚来的病人,哪一个不是很严重,因此值班医生简单问了一些情况,就给他量体温。刚刚过了几分钟,医生一看,天呀,他的体温都到了39.7℃,几乎是一个正常人的极限。

值班医生感到问题严重,如果再不把这个人的体温降下来,恐怕他就要昏迷了。因此他首先给路遥注射了一支柴胡的退烧针,等他的体温降下来,再看他到底是什么问题,然后对症下药。

在急诊室里,值班医生建议路遥先住院,然后做进一步检查。可路遥坚决不同意,说自己只是感冒了,其他没什么大问题,甚至强词夺理地认为医生是胡说,就知道让人住院,再没有其他的医疗办法了吗?医生对这样的人病入也没点办法,人家不住院,那是人家的自由,反正医生把话说得非常清楚了。可是路遥也不管医生说什么,他有他的想法。就这样,在西安商业职工医院买了一些感冒药,便回去了。

一直折腾到凌晨三点,路遥的烧才慢慢降下来。

路遥在西安出现的这个情况,我后来在延安地区人民医院,把这个事告诉了他的主治大夫马安柱,他给我推断,那时路遥就已经是肝硬化腹水了。

航宇 著

我听了李国平的话,有些紧张,因此我用征求意见的口气问路遥:是不是赶紧去医院?路遥也被李国平的话说害怕了,一下从床上坐起来,看着房子里的人,却拿不定主意去不去医院。

我说,再不敢耽误了,赶紧去医院,现在还有李国平和徐志昕,如果他俩一走,我一个人也没办法把你送到医院。

那就去医院看一下。路遥说着,很快穿好衣服,显然他没有一点力气,走路也有些困难。徐志昕看见他走路东倒西歪的样子,便让李国平下楼去推自行车,我俩扶着路遥从楼里往下走。刚走到楼梯口,李国平就

## 优秀党员、市级劳模为您服务

★装饰装修设计施工三级资质

# 云安 装潢

服务专线: 400-021-2956

特别推出新居装修

60m²	88m²	128m²
4.88万元	6.18万元	8.28万元

详情请点击 [www.shyunan.com.cn](http://www.shyunan.com.cn)

※ 总部:浦东新区东方路1381号蓝村大厦22楼B座 电话:50897001 50898079

宝山/静安	徐汇/闵行	普陀/嘉定	浦东/金桥	杨浦/虹口/黄浦	静安/长宁
共和新路3008号22号	古美路35号303室	曹安公路1550号412室	长岛路1201弄25号	大连路791号19层19C室	定西路1016号
E通近悦美建材超市	(近莲花路)	(轻纺市场隔壁)	(近台儿庄路)	(周家嘴路口)	(近昭化路)
56033286	34228046	69186409	68953429	65356973	62263856

## 坚决不肯住院

路遥看起来痛苦不堪,脸色也很难看。徐志昕站在他的床头跟前,开始给他头上按摩。他一边按摩,一边对我说,老兄确实烧得厉害,我手上感觉到像着火了一样,滚烫滚烫的。

我说,有什么办法能尽快让他退烧?徐志昕说,急不得,让我给他按摩一会儿看看怎样。

此时,我觉得徐志昕就像一位医生,按摩得非常专业。经他这一按摩,路遥说他头疼得再不像刚才那么厉害,就是发烧的问题仍没有解决。

徐志昕说,老兄不能着急,什么都有一个过程,不可能一下就好得那么利索,那我就不成神医了。他这样一半认真一半玩笑地说着,让我去卫生间拿一块洗脸的毛巾,在水盆上淋湿,然后把毛巾放在路遥额头上,用这种传统降温方式给他退烧。

过了好一阵,路遥的体温还是降不下来,甚至比刚才烧得更厉害。我有些着急,又没什么好办法,想了一阵,看他口干舌燥,觉得是不是给他买一个西瓜,吃了说不定能好一些。因此我对他说,你别关房间里的灯,我去买个西瓜,看吃了西瓜能不能把你的体温降下来。

路遥勉强笑了笑说,那好,我正口渴得厉害。

我说,那我去,一会儿就回来。我用最快的速度跑到建国路和大差市之间的一个拐巷口,把卖西瓜的叫起来,买了一颗西瓜回到路遥的房间,把西瓜切成两半,拿起半个放到他床跟前,让他拿勺子挖着吃,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的病情。然而,他侧身躺着看着我,你把切开的另一半西瓜也拿过来,咱俩一人一半。

我说,你不要管我,快吃了西瓜看能不能缓解一点。

“你不吃那一半,我也不吃。路遥这样说着,赌气地又躺在了床上。

你看他这个人,现在成了这样,还在我跟前耍小孩子脾气。当然,我能理解他的心情,他觉得自己忙忙忙后帮他装修房子,可他又争气地病成这样,心里有些过意不去,就想让我也吃半个西瓜。我看到他这样,觉得不吃那一半西瓜,他是不不会吃另一半的,所以我把一半西瓜放在他面前,自己拿起了另一半西瓜。

路遥看了看我,这才转过身,吃了那另一半西瓜。

已经是夜里12点了,他感到难受得不是很厉害,就让我回去休息。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,顺便又摸了一下他的头,他的头烧得比刚才还厉害,就像着了火一样,甚至感觉到有些烫手,哎呀,这恐怕不行。我对他说,你自己摸一下你的头,看烧成什么了。

路遥伸手摸了一下,也感觉到烧得厉害,因此他着急地对我说,你赶紧去李国平家里要点退烧药。

这时候让我敲李国平的门,实在有些为难,可我不去也不行。于是我急忙从楼里下去,准备到李国平家要药时,看见李国平和徐志昕都还在院子里,好像正说他发烧的

## 路遥的时间

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

航宇 著

把自行车推到了楼洞口,我们把路遥扶坐在自行车后座上,李国平推着自行车,我和徐志昕一边一个扶着路遥,穿过建国路,去了西安商业职工医院。

幸好,西安商业职工医院距作协很近。然而,当我们急急忙忙赶到西安商业职工医院时,医院早已黑灯瞎火,门诊也早关了门,只好把他扶进急诊室。急诊室的值班医生知道,这么晚来的病人,哪一个不是很严重,因此值班医生简单问了一些情况,就给他量体温。刚刚过了几分钟,医生一看,天呀,他的体温都到了39.7℃,几乎是一个正常人的极限。

值班医生感到问题严重,如果再不把这个人的体温降下来,恐怕他就要昏迷了。因此他首先给路遥注射了一支柴胡的退烧针,等他的体温降下来,再看他到底是什么问题,然后对症下药。

在急诊室里,值班医生建议路遥先住院,然后做进一步检查。可路遥坚决不同意,说自己只是感冒了,其他没什么大问题,甚至强词夺理地认为医生是胡说,就知道让人住院,再没有其他的医疗办法了吗?医生对这样的人病入也没点办法,人家不住院,那是人家的自由,反正医生把话说得非常清楚了。可是路遥也不管医生说什么,他有他的想法。就这样,在西安商业职工医院买了一些感冒药,便回去了。

一直折腾到凌晨三点,路遥的烧才慢慢降下来。

路遥在西安出现的这个情况,我后来在延安地区人民医院,把这个事告诉了他的主治大夫马安柱,他给我推断,那时路遥就已经是肝硬化腹水了。

## 消费 市场 专版

刊登内容:	金银首饰	百货卖场	休闲旅游
	儿童用品	食品餐饮	建材装潢
	体育健美	超市促销	家具厨卫
	家用电器	婚纱摄影	酒类饮品
			医药保健

# 电话: 021-22898552

